

天垂甘露、利益眾生

文、圖／鄭筠蓁

觀世音靈籤第四十二首

君垂恩澤潤無邊 覆禱祈穰沒黨偏
一切有情皆受用 均沾樂利得週全

靈詩愛語—陰長陽消、愛的擴展

是不是所有的人都
像你這般
出手闊綽
在慈悲的淚中
喜捨揮霍
覺悟
豐盈吸引豐盈

歷史典故—溫公入相除新法

司馬光(西元 1019 年 - 西元 1086 年) 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,是北宋的政治家、文學家、史學家,歷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。

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,大刀闊斧改革,解決經濟、軍事的燃眉之急,卻引起司馬光等舊臣幾度上書竭力反對變法,司馬光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法,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。而在守成時期應偏重倫理綱常的

整頓,反對「新法擾法」,更認為「祖宗法不可廢」,神宗時他離開朝廷 15 年,專心編纂《資治通鑑》,仁宗時再編纂《通鑑》,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。元豐 8 年宋哲宗即位,高太后聽政,召司馬光入京主持國政,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,以宰相之職輔佐國政,幾個月之間他便廢除新法,恢復舊制,史稱「元祐更化」,但他任職宰相 8 個月便病死,追封為溫國公。

司馬光十分飽學,可是他若能有「宰相肚裡能撐船」的胸襟,審時度勢,接納異己,也許能化解許多敵對的怨懟,不至於上任未滿一年就撒手歸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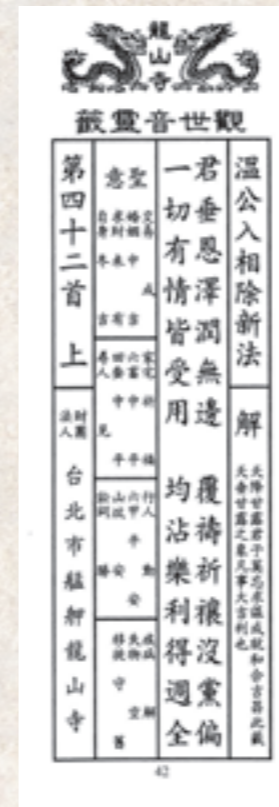
—《宋史》(卷 336)

愛的甘露水—不在規劃中的規劃,也是你此生的生命藍圖

有時上蒼不預期的送你禮物,我們在感恩之餘,更能飲水思源此生的使命。

愛的生命故事

當我 25 歲時,有一次無意間聽到同學說,陽明山上的最高學府有全台唯一的藝



術研究所,當時離考前不到 3、4 個月,當年的我其實也沒有特別的企圖心,仍然一邊工作一邊準備,直到考試時我仍在讀中西藝術史,中西藝術理論,其餘的國文、三民主義、英文根本無從預

習,便走馬應戰。考前我安慰自己,今年若沒考上美術組,明年我就報考戲劇組。當年我並不在乎錄取率近乎 20:1,心想這次反正也準備不完,就去玩玩看吧!

經過兩天的密集考試,第二天下午終於熬到口試,而考我的是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史權威大老李霖燦先生,他操著濃厚

的口音,如說似唱,見我劈頭就問:「你是法文系,為什麼來考藝術研究所?」我趕緊把我滿腦子的法國現代藝術流派的演變,講述一番,最後又補充「知己知彼」才有可能創造不一樣的藝術,也才更清楚中國藝術的獨特、高妙之處。當年我連李霖燦的書都沒看過,心虛得很。放榜時,我從報上看到自己的名字,但我不敢相信那個與我名字相同的人是我,特別打電話去學校查證,之後收到成績單才發現原來李霖燦給我很高的成績,真是天垂甘露,上蒼賜給我的恩惠德澤,我沒齒不敢忘。

讀藝術研究所,不是我人生的規劃,卻是生命的大轉戾點,30 多年來,我一直在藝術的領域耕耘,希望為臺灣優秀的藝術家立傳,讓他們高潔的藝術修為能福澤廣被,一如宗教,他們的藝術作品能美化人生,他們的生命故事能撫慰人心。源